

记忆家园

——昆明60年记忆之二

昆明文史研究会 编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 云南人民出版社

记忆家园

——昆明60年记忆之二

昆明文史研究会◎编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记忆家园：昆明60年记忆. 2 / 昆明文史研究会编.

--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222-10527-0

I. ①记… II. ①昆… III. ①社会生活—概况—昆明市 IV. ①D669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3613号

责任编辑：王 韬 杨晓东

整体设计：杨晓东

责任印制：洪中丽

责任校对：刀保厚

书 名	记忆家园——昆明60年记忆之二
作 者	昆明文史研究会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787x1092 1/16
印 张	10.25
印 数	1~3000
版 次	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刷	昆明亮彩印务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222-10527-0
定 价	38.00元

序

天地以钟情的手笔绘画昆明，历史以前行的方式雕塑昆明，滇人以勤劳和智慧筑造昆明，我们以浓稠的乡情记忆昆明。

昆明，一个有着三千年古老文明的滇中府城；一个山水明媚四季如春的阳光之城；一个集多种山川地貌和多个少数民族为一家的边陲之城；一个在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中造就辉煌的历史名城；一个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变迁的岁月之城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忘了在菜地小道间颠颠巍巍的惬意、在蛙鸣蝉声中探觅星月的新奇、在滇池湖畔游水嬉戏的闹腾、在院坝心里冲碓子吹散牛的酣畅、在木格窗下读书写信的宁静；而习惯了在钢筋水泥丛林中行走奔波的忙碌、在纷扰世事中疲于应付的困顿、在惘然失意中摸索徘徊的彷徨，以及在生存与责任中负重前行的无奈；累了倦了，我们可曾停下匆忙的脚步，休整劳顿的身心，休养疲倦的双目，打开记忆的书卷，翻阅久违的从前，看一看我们离来路走了有多远。

记忆是面神奇的镜子，它竖在过往与现实中间；反面映出去而不返的旧岁月，正面照见我们所经历的时代。当昔日的暖阳再次跃上枝头，照进我们已渐干涸的心房；当从前的月光重新圆融清亮，点燃我们怅然无眠的夜晚；当昨天的过往叠成悠悠往事，碰触到我们最深最柔的情感，一首乡曲温润我们的心房，一段亲情浸湿我们的眼眶，一股心泉涌出我们的笔端……于是，我们读到一篇篇如诗如歌的激情篇章，一句句发自肺腑的真情感言，一字字对家乡亲人的深情挚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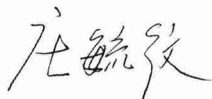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卷《记忆家园·昆明60年记忆》于2010年12月编辑出版，是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。此卷主要以建国六十年来，昆明人与时代同行的生活步履为内容，忆述家乡在时代进程中的发展与变迁。文章大多自叙亲历，或旧景再现，或往事重叙，说的都是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家常事，若昔日重来，令读者倍感亲切，故深受共同经历的人们及年轻读者欢迎，曾因需求者多而书量不足一度紧俏，甚至有得一卷如获至宝者。为此，编者们的倍感欣慰及鼓舞。并深感，为人民

大众编写喜闻乐见之书籍，是文化之责任、文学之使命。两年过去了，在众多读者的热情鼓励和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，我们准备再接再厉，再次编辑出版第二本昆明人说昆明事的集子；或者更有望把《记忆家园》编成“话说昆明”的系列丛书；让家乡故事从我们这代人说起，并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接着说下去。

第二卷《记忆家园》的征文通知发出仅半个多月，编委会便收到百余篇稿样各异、文风各类的文章；作者各行各业，多为我省我市教育学者，文化精英，或当代文学工作者，艺术家，离退休老同志，均对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支持。这百余篇长短不一文体各异文章，其中有直截了当写景说人的纪实叙事，有平铺直叙的往事回顾，有质感厚重的地方大事记要，甚至有坦白诚恳的意见或建议；当然也不乏文笔温暖的街巷回忆和家庭故事，以及清新幽雅的散文叙事。文章讲的说的，无论是昆明从前的街头巷尾，还是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，抑或是自己亲历的离奇故事，皆是我们共同经历或知晓的家乡历史；文字语言无论是言简直白，还是挥洒诗意，字字真情流露，句句深情厚爱，篇篇心灵感慨，字里行间透出对故乡家园的真挚情感和深深眷恋，令编者感同亲历百感交集，由是感慨而敬重。但由于篇幅体量有限，我们只能忍痛割爱，从百余篇文章中选出三十余篇编入本卷，作为《记忆家园》第二卷“叙说昆明老城”之全部内容。故在此对无论有否文章录入本卷的供稿者，感激并同致谢！

感念作者们用心灵谱成的乡音乡情！此情不言而喻；坐在层叠成堆的书稿面前，对辛苦撰文的作者们心存感念的同时，我们不啻看到，这百余篇墨迹未干的稿件，犹如百余颗热血涌动的心灵，汇集成百万字记忆家乡的河流，似岁月般在眼前悠悠淌过……动人心魂，感人至深。

是啊，时光如流，往事如烟，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方式，可以留住那些已成过往的家乡故事，只有用同一种挚爱写就的情感篇章，可以深深地，深深地，将这明媚而美好的故乡，永久地，铭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。



2012年6月

目录

- ◎ 1 闲话文庙 阳子
- ◎ 8 圆通街：青春照相留念 倪涛
- ◎ 12 杨林水官街 苏国有
- ◎ 17 小时候的昆明印象 徐燕晴
- ◎ 21 消失前的望钟街 吴学文
- ◎ 27 温馨和谐的小院——义生巷3号 方向明
- ◎ 35 顺城一条街 老楷
- ◎ 43 胜利堂的葡萄 孙萍
- ◎ 46 20世纪50年代初的昆明印象 徐燕晴
- ◎ 49 老巷印迹 留沙
- ◎ 54 老巷怀昔 阳子
- ◎ 68 金牛街的人间烟火 贾薇
- ◎ 72 今昔钱局街 方衡
- ◎ 78 他们点燃了星星之火
——中共云南特别支部走笔 李国庆

- ◎81 家住青门巷 徐刚
- ◎87 记忆中的安宁老街 俞学云
- ◎91 记忆里的那条老街 沧浪客
- ◎94 风流云散的醋吧 沧浪客
- ◎96 官渡古镇 吕华南
- ◎100 “东南六城”的变迁 杨寿丰
- ◎102 翠云楼夜话 汤世杰
- ◎109 穿心鼓楼 石玉顺
- ◎115 华山南路华国巷 杨明
- ◎122 往事如烟的绿水河 张佐
- ◎130 寻找翠花巷 陈约红
- ◎140 昆安巷老宅的记忆 孙瑞立
- ◎148 怀念五福巷 李丽钧
- ◎154 编后记

闲话文庙

阳 子

常被人羡慕于市中心的文庙工作，说它绿意盎然环境幽静，是被现代喧嚣包围的世外桃源。没错，文庙因为有许多老树新木而显得绿意盎然，因为拆除违章建筑而变得清静。但在此出没多年的我从未觉得，它竟是一个可以令人羡慕的世外桃源。或许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，眼前无风景吧。

对四十年前的文庙没有印象，因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或长大。而四十





年所经历的文庙的变化，仿佛一个不断变换场景的演戏台，散场后只留得一片面目全非的虚空与败落。所谓虚空，说的是它立世千年的文化象征已然磨灭不存。之所以面目全非，则是指它建筑成形的本来面目几经损毁荡然无存。

曾以为生下来看到的文庙就是那个样子，一座破损不堪的古门楼里藏着一个杂草丛生的大花园，怪诞的楼阁庙宇间散落几座灰顶红墙的大砖房，成片的油毛毡下住着一帮弹琴绘画的艺术家，水泥地面的篮球场上跑着一伙风华正茂的帅小伙，宽大的排练厅里旋转着一群穿芭蕾舞鞋的美少女……眼前的一切仿佛时光倒错，搞不清自己生在现代还是梦在古代。无须讳言，少小时不知道文庙为何功用所在，想它只是一个被废弃的公园，后来阅读史书才了解到它的历史。又去过中国地上那些旧迹尚存的文庙，才得知它原来该是什么样子。

地方志书上说，昆明的文庙始建于南诏末，而被废于元初；后又于元十一年（1274）重建并完工，并在其内立庙学，置学舍，授学田，讲经史，命全省各州、府、县，按昆明文庙的建置规范建立文庙，并立州、府、县学于其内，成为各地推行儒学文化教育的中心。经明、清两代在建筑和礼学方面不断的修葺和充实，昆明文庙至清中期更为完善和壮观。清代的文庙有东、西两道大门。东大门额匾为“儒学”二字，入门后一广场，场后是魁星楼，楼后断排列着桂香阁、明伦堂、节孝祠、仓圣祠和尊经阁。西大门是平行的三道大门，左门额匾“德配天地”，右门额匾“道冠古今”，中门额匾“文庙”。入门后便是一座三孔石雕牌坊，左边一孔是“礼门”，中间一孔是“棖星门”，右边一孔额匾书有“义路”二字。这些石雕牌坊雕刻精湛，支撑牌坊的石柱是为龙抱柱，形象古朴造型生动，象征着中国化学庙的庄重与大气。石雕牌坊的后面是一个花园，花园中央的道路连接着一个石雕拱桥架于泮池之上，泮池两端是“治斋”所，中间正面的“大成门”后是三间寺庙式建

筑的大屋，中间一间立有孔子的贴金泥塑，两旁列有孔子的七十子徒和历代名儒的绘像；其后是三台石阶高台，名为“丹墀”，是地方官员和举人以上的文员学士祭祀孔子倡导儒学的场所；再后是被历代文人雅士视为庄严和神圣的“大成殿”和“圣父至母殿”，也是历代文人举行祭孔仪式的地方。此地平时肃穆幽静，两殿四周苍松翠柏古木参天，鹭鸟栖林白鹤翩翩，一度形成“文庙鹭影五华鹰绕”的盛世奇观。

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昆明文庙，一块从尚文礼的圣地，还是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城池的文化灵魂和文明程度的象征。从志书上看，清代以前至清代结束的文庙因常年得到维护和修缮，外观与新建之时没有差别甚至更好，其使用功能除民国时期增设“民众教育馆”至其内以外，基本没有改变。直到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改名为“大众游艺园”以后，为增设篮球场地和其他群众文化活动场所，除西大门的“棖星门”牌坊、“魁星楼和桂香阁”以及园内的“泮池拱桥”和被埋在墙内的“孔子像碑”幸免于难以外，其余园中的全部庙宇殿阁和文物藏书，甚至楹联匾额古树花木都被一毁而光。60年代至70年代末，文庙只留得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，而与文庙有关的一切则无从寻觅。

文庙的前世名副其实，文庙的今生已然名存实亡。从出生之日到四十年后的今日之时，我眼中的文庙真是好不热闹，好不杂乱，好不凄凉。

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，文庙的文物古迹和旧时殿宇相继被损毁，取而代之的是空洞宽敞的剧团排练大厅，日日奏响着革命现代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舞曲，天天旋转跳跃着一群青春亮丽的红军女战士，时时吹拉弹奏着从西方引进的各种西洋乐器。哪见当初的肃穆幽静，又哪是什么不可随意喧哗之地。那时的文庙真是很热闹，包括我们这群生于剧团长于剧团的孩子，也要时时给大人找麻烦凑热闹。不是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男孩儿爬树上房偷食堂闹得昏天黑地，就是一群天真无知的女孩儿摘



花追蝶疯跑疯跳，把本来就失去肃穆清静的文庙搅得不得安宁。

听说拱桥下面的泮池里有千年娃娃鱼，三两男孩儿把女孩撵到一旁就脱光裤子下去，结果半条鱼没摸到，倒叫池下的青苔滑倒淹得半死，叫大人背回来灌完姜汤还少不了挨一顿臭打。男孩子是不记打的，三天前大闹“泮池”的打痕还没退去，三在后又跑到“至母殿”里偷着点火抽烟，结果险些烧着堆在殿里的布景酿成火灾，于是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。女孩儿的闹法则又不同，除满院疯玩疯跑采花捉蝶以外，就是偷大人的芭蕾舞鞋穿着跳舞，并争先恐后扮成打不死的吴青华，把自己捆吊在大木桩子上踢腿转腰，木桩子一倒压倒一片，轻则腿脚受伤，重则皮开肉绽，痛得哭爹喊娘，为最初的艺术梦想付出代价，且少不了吃大人一顿责难。当然女孩儿也有大胆的时候，在男孩们的怂恿下也会跑到不该去的地方胡闹。

那时候的文庙已经没有了大成殿和其他祠堂庙宇，但幸运的是文庙东大门和里面的魁星楼和桂香阁还在，西门后面的拱桥泮池和后园的“圣父至母殿”也还在，只是那些个古梁老瓦年久失修旧损不堪了。但年龄少小的孩子们哪知这些古楼旧房起于何年，又哪知下水爬楼会有什么危险，凡觉得神秘好玩的地方都要好奇，越有人说闹鬼的地方越要进去，一个个胆子大得不得了。

我偷爬栏墙上过一次魁星楼，所遇情形记忆犹新。那天正是傍晚，大人们都出去剧院演出了，庙里就剩一帮孩子调皮捣蛋。那天由几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儿领头，我们三五个小女孩子跟随其后，一个跟一个翻进一座破败不堪的古楼前，又挨个从破败的木窗爬进去，在一只不太明亮的手电光照射下，爬过底楼那些堆得山高的旧报老书和落满灰尘的破衣烂裳，摸着暗往一架木楼梯上登去。我年龄最小自然只能走在最后。哥哥姐姐们都挨个上去了，我却在吱呀乱响的楼梯板上蹑脚蹑手颤抖不已，只怕一脚踩空从窄长的木梯上滚下去。本来心里就害怕，可刚刚爬

到楼梯口就听前面有人大喊一声“鬼呀！”我顿时就被吓傻了，尚未来得及反应逃跑就被返身逃窜的孩子们撞倒踩在楼梯上。于是惊恐万状，大声哭喊，被大孩子们拖出这座恐怖的楼宇仍然脚瘫手软。后来发高烧时总说魁星楼上有鬼，闹得父母去找那些一起偷爬“魁星楼”的小伙伴来审问。小朋友们都说亲眼看到一个鬼，而且是一个被悬挂在屋梁上的吊死鬼。事过不久，爸爸亲自去了解真相后啼笑皆非地告诉我，小朋友看到的不是鬼，而是有人故意做来吓人的鬼。后来才知道，魁星楼上堆着一些被旧社会的老京戏院淘汰的戏剧服装和道具，那个“吊死鬼”根本不是什么鬼，而是有人把男人的古戏装和高底鞋弄在一起挂在梁上的





恶作剧。还有件事情记忆犹新，是自己吓自己。那天傍晚从奶奶家去文庙找爸妈，谁知众人都去剧院演出，整个庙院寂静空落，我独自坐在小剧场前等大人，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，一个闷雷吓得我弹跳起来，拼命往外跑，只听身后有沙沙作响的东西追跟我，我跑快它跑快，我跑慢它跑慢，我越想跑快脚步越慢……突然一阵大风把那东西吹扑到我的背上，我当即跌倒双膝摔得稀烂。我惊叫救命，以为有鬼在追我，其实背上只是一张被风刮起的报纸。这是小时两次可怕的经历，却也是一种由淘气和幼稚所导致的，对文庙这种特殊环境感到诡异和神秘的记忆。

后来离开文庙后就不怎么进去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去新建的影剧院，看那些老电影。什么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、越剧《红楼梦》和《追鱼》、京剧《尤三姐》四川方言的《抓壮丁》、解放初拍摄的《羊城暗哨》和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，以及许多新来的外国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、《桥》、《叶塞尼亚》、《佐罗》、《斯特凡大公》、《王子复仇记》、《简爱》”等等，真是大饱眼福的文化大餐啊，日场夜场连轴看也不觉得劳累和辛苦，是那般痴迷陶醉如饥似渴。

是啊，20世纪80年代的文庙又是另一种场景。除新建的桂香楼和明伦堂外，那些古老的楼阁祠堂全都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人潮涌动的影剧院和歌舞升平的歌舞厅、早晚开放的溜冰场和台球室，抑或还有一两个临时搭建的杂剧棚和群众文艺活动场地，早早晚晚都能听到吵闹不停的“的士科”叫吼在舞厅里震荡。那个时候，除了能够看到和体验到的杂乱和无序以外，从内在到形式再也找不到与文庙有关的遗迹。如此景况持续将近二十年之久，到两千年以后又起变化。除散落在各处眼下可见的仿古办公楼和红砖新瓦的楼房以外，那些搅得左邻右舍不得清静的歌舞厅和娱乐室皆被拆除了，只留下一块块凹凸不平砖迹可见的空地停车场，和一处处零落不堪的公众文化活动用地及80年代建盖的排练场。

显而易见，如今的文庙，除了临街的“棧星门”还算遗骨健在，

庙内的古殿旧祠已是荡然无存。尽管从外面看起来它还是那样的绿色葱郁，那样的幽静和神秘，但从杂乱无章的内部看，实在是空空如也不尽凄凉。

近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准备重建文庙的消息，兴奋过一阵子，高兴过一阵子。但一阵过去后难免黯然嘀咕，用现代的新砖新瓦建筑起来的古迹，会不会复而不古，跟搭台子做布景唱戏一样滑稽可笑。可是笑过嘀咕过之后，心绪归于严肃并起疑问，我们或可以重建一个文庙，是不是建筑一个新的文庙，就能恢复曾经影响国人修为的儒文学礼，让所有对文庙失忆太久的人们依着这方文化圣地，崇尚修为讲究礼仪，把中华民族过去信守的人性美德重新捡拾回来呢。

毫无疑问，时代在变，环境在变，人的思想也在变，不管变成什么样似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轮回。又想，而今重建的文庙在三百年后，会否成为另一个文化古迹的同时，也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殿堂呢。在此不好断言，只想文庙礼学到底是一种中华文化的象征，有，总比没有强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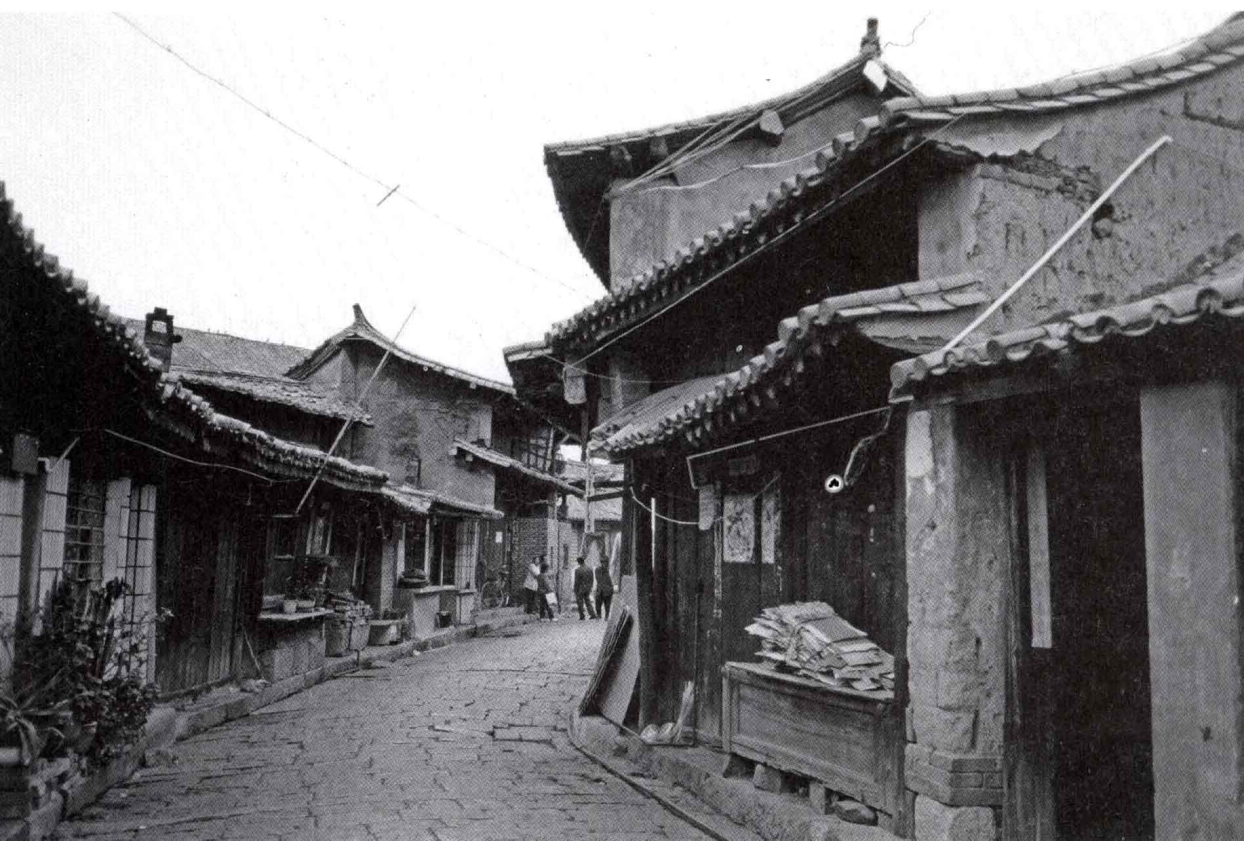


圆通街：青春照相留念

倪 涛

圆通街不长，不会超过五六百米，现在是，当然过去也是。它是北接园西路——过去没有，改造穿心鼓楼后的产物，南接北门街——那是一条曾经被故事和故事中的人所占据的著名街道。

如果没有一所叫云南大学的高校，我不会写圆通街，因为那所大学是我的母校。1986年到1990年，我就住在紧邻圆通街的云南大学的一个宿舍区，一住就是四年。打个有点矫情的比喻，圆通街就像是我们的青春剧场；我们就是陆续出场的演员，流水一样的，匪兵甲乙丙丁一样的，跑完自己的龙套，下场。



最北边的那家小馆子，似乎没有名字，就算有，也没有人叫，都叫“小王家”，因为在柜台里收钱的小姑娘姓王。去小王家喝一顿，差不多是我们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以后的第一件事。

“叫花子过年，钱少话多”，这句歇后语同样适合我们。钱不多，不敢点太多太贵的菜，一个青椒肉丝、一个干焙洋芋丝、一个水煮肉片（图它又是肉又是菜），奢侈的时候，再来份“人狗平分”——生炸排骨（人吃完肉，骨头给狗），就算是大餐了。酒是昆明市酿酒厂的“小清酒”，一块多一瓶，只喝得起这个。但并不影响一群自以为是的青年的高谈阔论，不是说世界是我们的吗？的确，那个时候，我们真的以为，世界就是我们的。酒的副产品有时候是诗歌，有时候是吉他弹唱，有的时候还是满屋乱飞的碗碟和淋漓的汤汁。有一个中文系高年级的哥们，不参加这样庸俗的事情，他喝酒的姿态永远不变：趺到小王家柜台上，从腋下取出挟了一路的搪瓷碗，要一碗酒，几口喝下，伸出舌头舔净碗边最后的那点酒汁，将搪瓷碗重新挟回腋下，原路回去，不跟任何人打招呼。

往上走的那间屋子，开始是一个舞厅，后来成了台球室，到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正式变成了一家不知道经营何种业务的公司。那个舞厅，由清一色的各大学的女学生充当服务员，但没有后面的特殊交易；她们得体地冷淡着，把酒水送到客人面前，然后冷淡地离开。

那个舞厅先后有过两个名字，最先是叫“红玫瑰”，然后叫“爱的诗”，中间那个“的”字用的是日语。那时就是这样，情色、朦胧、挑逗、撩拨，但还有“止”，还有一层窗户纸，大家都不去捅破：捅破了就没意思了。今天的一切之所以那么没意思，不就是因为捅的太破了吗？不给自己留余地，不给别人留余地，不给眼前的世界留余地，剩下的意思，当然就很少、很少了。

让我们继续往南边走，那是上坡的方向，圆通街最重要的地方终



于要跟我们会面了，它的名字叫：圆通电影院。

大学附近的电影院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，有些在其他地方不会放映的电影也可以看到，所谓的探索电影，所谓的艺术电影，时不时都会放。《红高粱》给我印象最深的，不是剧情也不是姜文号叫似的唱歌，而是片尾的“娘，娘，上西南……”，那种无边无际无依无靠的疼痛一下就把人钉死在座位上面；还有《办公室的故事》，我不觉得这是一部喜剧，梁赞诺夫的喜剧，其实都是人性弱点的悲剧，大师的戏谑，使它们比悲剧更让人难以释怀；还有《W的悲剧》，如今像这样的电影实在不算什么，可当年，药师丸博子的表演让我浑身发冷，起鸡皮疙瘩……这是我看到好东西的时候的生理表现。某个冬天，我们去看《得克萨斯州的巴黎》，文德斯的手笔，绝对的闷片，一个男人追着自己妻子离家出走的线路，试图发现生活之于他和她的意义。他一路行来，内心压抑了很久的生命本能渐渐苏醒，他坐在木屋前面，面对着无际的大漠和沉默的公路，将一双双鞋子仔细上油、擦拭，擦得锃亮；他直起身，走进屋子，将一地的鞋子留在外面。怎么办啊？面对这样的电影，只能保持沉默；直到电影院里重新亮起灯来，直到走出去，直到回到宿舍，只能保持沉默。所以后来，很多的电影就看不下去了。

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，圆通电影院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电影院一样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在黑暗中，拉住彼此不断冒汗的手，让少女的头靠上少男日益茁壮的胸膛，就是在黑暗中听对方的心跳。少女用脸蹭少男身上那件自己亲手打的毛衣，就是彼此寻找，嘴唇找嘴唇，舌头找舌头，就是祈祷这一团漆黑成为永远的黑暗。记得在那一团漆黑里，身边有人问过我：如果将来我们失散了，分离了，我会永远记住她吗？很像银幕上女主角正在说出的台词，只是后来证明，不是的，不是台词。原来生活才是最精彩的电影，虽然冗长乏味，虽然